



李衛公文集卷第九

會昌一品制集

奉宣代諸道節度使書下

代李石與劉稹書

代盧鈞與昭義大將書

代李丕與郭誼書

代石雄與劉稹書

宰相等書并誅罪人敕

宰相與李執方書

宰相與劉約書

宰相與王宰書

宰相與盧鈞書

處置楊弁書

誅郭誼等敕

誅張谷等告中外敕

代李石與劉稹書

賈群至承二十八日書晦承郎君自知慙負思保生
全望闕披誠祈天請命遠述迷復聊慰石懷以石思
之郎君為子為臣忠孝並弃居喪未襲阻命專權數
遺亂軍侵軼隣境比者河陽晉絳未有重兵侵犯顏
行屢焚廬舍又疆場之吏收得彼管簿書皆呼官軍

為賊來即痛殺可謂悖言肆口逆節滔天今欲自新
誠為善意伏思聖上屈累朝之法實亦至難在將相
等懷忿惋之心豈宜延納然須得實事並見忠誠則
聖上矜貸有名群臣陳請有路惟有盡率國屬面縛
來降石即馳詣界首親自受納然後承認解縛送赴
闕庭則在朝公卿豈有異議臨境將帥皆得息詞如
擬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此暫延旬月之命以偷頃
刻之安苟懷是心誰敢保信石屬忝宗室任極台階
將身族保人豈是小事况國家自元和以來累翦叛
臣至於事迫計窮潛輸密款偽詞變詐無不備諂今

欲行之必恐非計夫魯陽回日鄒子動天更無其他
只在誠信如未從鄙見空獻表章石叅帥臣豈敢容
受時不可失幸少詳思不宣石白

代盧鈞與昭義大將書

鈞繆承寵寄獲撫雄藩實欲布時雨潤物之仁昭蘇
合境揚薰風解愠之德安輯疲人想衆心必當感懷
况昭義艱難之後常保忠名興元之初又著勲力穆
宗以劉稹祖宗乘機變歸欵朝廷委以節義之軍授
以腹心之寄豈謂移淄青舊染之俗汙上黨為善之
人日徃月來群情如醉今王師問罪將及歲期憫

彼一方迷而不返皆以奉劉稹為義實所惜然且封
壤城池莫非王土軍人黎庶莫非王臣劉稹祖父竊
我憲章質爾家族蔑棄大義顯負於君親將何詭詞
自固於軍旅且夫示衆以大順求人以盡心而五郡
從之終乃不悟昔晉侯重耳曰若父之命不校校者
吾讎公等豈無誠心見此事理又公等貴劉稹祖者
必以識君臣之義審逆順之心濯身滄波上觀白日
以此為是遂能樂從今則自遭其時足以行志近者
揚弁起於卒伍敢亂晉陽康政孫制等皆是耆將已
居右職一旦狂惑助其兇威曾不再旬果就擒縛僂

於都市罪及妻孥公等觀此禍機得不深戒李丕中
丞能全勁節自拔亂邦曾未一年驟歷三郡已分茆
土為國功臣公等見其光榮得不徒羨成敗利害昭
然可知禍福無門行之即是鈞所以不引古事不飾
虛詞直指目前易於取信公等倘臆戮劉稹自建功
名大則別領將旄次則不失符竹身受爵祿福及子
孫去危就安事同反掌又得戎旅解甲黎庶歸耕老
幼無焚灼之虞閭井得晏安之樂再洽思化豈不美
哉先布至懷各當信納

代李丕與郭誼書

夏首初熟伏惟十三叔動止萬福丕自歸朝廷頗獲
優寵三領大郡榮列中司想十三叔遠聞必深喜慰
頃歲寓遊上黨與主公素來相知十三叔翦拂提携
遂叨右職尋蒙見哀羈旅申以婚姻託繫援於高門
實光榮於鄙族每懷恩遇刻骨銘肌去年初投國家
便蒙聖上於三殿召對此時丕具奏云臣是十三叔
遣密歸國先布欵誠十三叔久受劉家厚恩未忍便
弃留待挾持不得勢力稍衰必擒剪軍中惡人率先
歸國聖上深賜信納已記十三叔姓名自後緣丕除
授忻州去彼疆界遙遠常抱深恨無由自申今蒙改

授晉州兼克石尚書副使密邇封壤瞻望不遙若不
披露赤誠實負如好回鶻可汗士馬已盡一身歸投
黑車子近黠戛斯國王遣將軍百餘人入朝請發本
國兵四十萬衆襲逐可汗擒送京闕又西蕃贊普近
亡新立贊普纔年十歲國中至今未定兩蕃宰相以
下進表請託附大唐今國家邊塞底寧八表無事須
將國力平殄五州除有司饋運之外聖上不惜內府
金帛頗以出賜又諸道兵馬微有損傷即徵兵填替
必作數年討伐之意十三叔自料形勢必當坐見危
亡幸因不在隣近朝廷委信必須早圖功效自取寵

榮保襄老之年全一門之命書名竹帛豈不美哉不
只在冀氏相去咫尺只要十三叔有一明據得聖上
密知此狀到後且望惠數行手示潛布忠疑丕便遣
人進上必請密詔安存此事石尚書並不知丕指天
誓心達此誠意幸垂延納不至遲疑禍機在身豈得
顧望古人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蓋以偷安比於鴆
毒切望思之臨紙零涕此情何極不宣丕再拜

代石雄與劉積書

雄白比者牙內一有字兵馬使弃累代之勲業為四海之
罪人寄命網羅坐待夷滅將謂迫於將校未遂本心

今則將校盡離軍心日駭若不見幾而作必恐受僂
於人昨打暮宿寨收得文書云陳許游弈使賀喜密
報云官軍二十五日齊進雄牒報王尚書請勘虛實
近得王尚書報云追到賀意勘責欵併曾在昭義效
職與彼軍游弈使唐再清情分至深每因游弈相見
彼此說軍中密事並已承伏王尚書便已按軍令訖
賀意又欵併唐再清隔乾河密說云朝廷若與郎君
節須從西面來若從南面來緣劉公直心懷兩端必
恐自取又云二郎疾病絕重命在朝夕軍中已別有
準擬不久即是王人忠武軍何必苦相殺傷又收得

彼處投降軍將高文端等皆云向西諸寨兵馬商量
欲立安全慶替兵馬使文端等不願更事全慶所以
歸國雄雖久在行間不與先相公交接然俱是河朔
軍將臭味略同將覩覆亡不無深惜今聖上方示大
信以安危疑倘能自新必舍罪釁况兩面主兵大將
皆有賊心事迫圖全必自救禍兵馬使若不早決大
計束身歸降更欲遷延即無所及涼風已至白露將
凝弓勁馬豪視險如砥糧儲豐足噐甲精堅並是諸
道強兵近訪抽到士皆宿飽人百闔心大兵一交立
見憔悴輒申愚慮幸納至懷不具雄白

宰相與李執方書

並是奉
宣撰

何司徒頃因軍中擾攘起授翰垣推體國之誠動遵
朝典罄守藩之禮終保令名遽此淪亡深可悼惜聞
以監軍朝覲貴安物情軍府事權今後嗣勾當本於
忠順固匪循私伏以聖上君臨惟新景化施王者之
號令事貴有名奉祖宗之法度不可輕易旋觀臣節
豈惜恩榮今公卿之議皆請別命戎帥聖上恩深悼
往義在安人以司徒之盡忠方垂茂軌想後嗣之善
繼必有令圖只在鄰近將帥成其美志元和初兩河
跋扈之勢尚未可懷朝廷制置之宜難於今日李師

道兵鋒物力足以自強猶悉獻吏負請頒貢賦管內
鹽法皆歸有司瀝欵披肝乃授留務王承宗迷而知
復尋自納忠進德棣兩州以效誠節故得舉族榮盛
一門保安望尚書以朝廷公議兩鎮舊體令速效忠
款自求寵榮不使河朔鄰封誤其大計尚書蕃方重
寄宗室信臣報國之忠仰思展用成人之美必當為
忠謀望早布嘉言勤於善誘邀其實效勿受詭詞臨
事制宜固在明略若未獲要領無憚再三待知赤誠
方可聞奏但出於雅意不可云某等令布此懷其間
若須商量者望於判官大將中揀忠信有才識人令

克使至此伏希鑒悉不宣某等狀

宰相與劉約書

張判官至奉問具承情旨尚書以幽薊頗有叛亂志在澄清遠陳嘉猷益見忠懇况先侍中累代繼美功德在人尚書自接鄰封日彰惠政想彼人情瞻望芬若椒蘭聖上天縱英明文武並用正是忠良報國之日將帥展力之時聖意又以幽薊一方頻害節將懲其汚俗未欲加恩張絳固須首變亂風恭俟朝旨若擬作三軍章表坐望兵符竊料聖情未必允許倘不早圖良計先效赤誠計不日之間必又致變聞彼軍

大將多是舊人感先侍中深恩聆尚書美政導其善意必合遵承且望密遣腹心大布誠信令張絳自求多福以保永安若能請朝廷命帥舉尚書領鎮便自歸闕必不失二番金吾若欲外任即商量宋毫大郡便與亞相軍中兼與二十萬足物充賞大將以下皆酬以官榮令此一軍永為朝廷心腹儻不思大義姑務因循即三數月間且不問着既未降朝命何以保安望尚書審更籌度早施方略必不可費國家財力致他日興師儻成此功永光史策張判官到後且詳觀事勢密自揣摩可之與否速望報示不宣某等狀

上

宰相與王宰書

近聞遊弈使更收得劉稹章表竊以王太尉武俊有安國之大勲藏於清廟至於孫承宗阻命在鎮猶遣親弟承恭自太原詣張相上表祈哀憲宗不許旋又遣男知感知信入朝屬淄青殄滅因制使楊僕射檢得文案方知危害武相本在淄青承宗無盜殺之罪方獲昭雪今劉稹父子無功皆負重譽既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望朝廷降非常之澤悖慢無禮前古未聞遊弈將不便毀除

實恐非是况楊弁遣親姪入潞州潛通情計劉稹並不擒送又石會闕將楊珍却還石會關兼投賊界劉稹便敢受納已加兵固守比令逆將賈群送表至太原少傅李相公奏聞旋屬軍中有變竟未有進止處分楊弁潛送賈群却歸劉稹亦便受領狡童逆狀如此不知進表何為昔漢宣帝將圖霍禹名臣張敞云不合明詔自親其文只合明詔以息不聽群臣以義固爭今將帥大臣容其章表即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切慮尚書以疆場之事皆須上聞惟此事抑而不奏未為乖當望向後

更有章表便令將校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然可受
領輒此披陳幸垂鑒納不宣某等狀上

宰相與盧鈞書

聖上以尚書廉簡奉公和惠恤下所至之地皆有能
名以昭義乘僭侈之餘非廉簡無以革弊當培克之
後非惠和無以安人故輟自漢南撫寧上黨承入境
之日煦然如春壺漿塞途幼艾相慶甚善甚善近頻
見章表抹雪罪人姑務和寧以安反側竊循雅旨備
見深懷然周書云刑亂國用重典蓋以汙染之俗終
須蕩滌雖唐虞之際至理之極猶投放四罪天下乃

定且以近事明之頃歲劉總送幽州大將二十人當
時執政以苟且為意奏請放還其後朱克融之徒皆
是其數朝廷深懲前弊不得不然尚書公忠簡儉皆
以具美惟稍聞威斷實願弥縫昔子產戒太叔以政
莫如猛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人狎
而翫之則多死焉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
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之言不及此諸葛入蜀刑
法至峻法正諫曰君初有其地未垂惠恤且客主之
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荅曰寵之以
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

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理之道於此而著尚書以子產諸葛亮何如人也尚不以寬而理斷可知矣切望寬猛相濟仁勇並施伏羲而行臨事必斷不以小惠撓茲至公待一方之人皆明大順然後漸布仁德平之以和斯為得也輒陳至言幸垂信納不宣某等狀上

處置楊弁敕

敕楊弁起於卒伍獲在偏裨方屬徂征敢為桀逆迫逐戎師嘯聚叛徒朕姑務苟安未加顯戮舍其悖亂令赴行營遂駐南轅之軒已盜北門之管戰備符璽

并而竊之啓石會重關潛輸逆稔釋賈群縲絏俾遠姦謀惑榆社之義心召橫水之同惡蠱毒近發於懷袖蟻壤幾漏於江河康政等被粉邑之遺風習華墟之有禮遽忘臣節仍助凶威撫弦登陣曾不興歎以矧投石自取滅亡雖禁暴除殘國之大典然俾其陷辟終用媿懷

誅郭誼等敕

敕理體髡者不可以芒刃圖蔓草者必絕乎本根故前代甲兵以正其刑鍾鼓以聲其罪爰用重典庶清亂邦逆賊郭誼等狐鼠之妖依立冗而自固牛羊之

力得水草而逾凶久從叛臣皆負逆氣頃自劉從諫
背德反義掩賊藏奸稽其怙亂之謀無非親吏之計
劉公直安全慶各憑地險屢抗王師每肆悖言靡懷
革面吳寇將敗周立尚務於陸梁隴坻向平王捷猶
併於必死况郭誼王協聞邢洛歸欵懼覆妖巢竄孽
童以圖全據堅城而請命擐甲以祈於撫納要君以
蓋其前憊天地神祇所難容舍昔伍被詣吏不免就
誅延岑出降終亦夷族致之大辟無所媿懷郭誼王
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克劉武德董可武各
宜處斬其餘反黨各從別敕處分

誅張谷等告示中外敕

敕頃者劉從諫與李訓鄭注結刎頸之交濟其奸謀
以圖不軌張皇兵力脅制朝廷自擅一方外為三窟
張谷陳揚庭等皆凶險無行狡詐多端比在京師人
皆嫌惡無地庇身投迹戎藩寄命從諫久懷怨望得
肆陰謀或妄設妖言成其逆志或為草章表飾以悖
詞既無禮於君親曾不愧於天地自朕君臨方宇姑
務含容而怙亂益堅苞藏未息誘受亡命招聚逆徒
志猶恃於金湯心不利於王室近又敢為狂計扶助
孽童污我忠義之軍叶其豺豕之黨天之所弃神得

誅之逆賊劉稹弟曹九等張谷并男涯等陳揚庭并
男窠郎等張公并男歡郎等門客甄伐伎術人鄭諗
蔣黨逆賊李訓兄仲京郭行餘男台王涯姪孫羽韓
約男茂章王璠男涯並就昭義梟斬訖夫為善者天
報以福為惡者天報以殃今沴氣既消逆節咸服方
布和於四海庶自戢於五兵宣示中外各令知委

李衛公文集卷第九

李衛公文集卷第十

會昌一品制集

論朝廷大政等狀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不遷廟狀

宰臣等再議添徽號狀

宣懿皇太后祔陵廟狀第二狀第三狀附

請立昭武廟狀

請立東都太微宮狀

請立東都太廟狀

奉宣今日以後百官不得於京城置廟狀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狀

論朝廷事體狀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不遷廟狀

右臣等伏聞開成中文宗嘗顧問宰臣欲褒崇憲宗功德其時宰臣莫能推順美之心明尊祖之義臣等至愚切所歎息伏思國家受命二百二十五年矣列聖之功德區宇之廣大王化之盛興禮樂之備具過殷周遠矣而未有中興不遷之廟臣等所以夙夜發憤也禮祖有功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聞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為始祖太甲為大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

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惧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尊孝武為代宗廟奏盛德

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代代獻此則子孫褒崇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以後兵宿中原強侯締交醜辭甚衆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以至於貞元德宗懲奉天之難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老于外其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故長武城在王畿之內斥逐主將矣河中居股肱之郡坐邀符節常臯因備邊之勢自擅靈關李錡竊煮海之資專制澤國而兩河蕃鎮或倉卒易師甚於弈碁或陸梁弄兵同於拒轍憲宗感祖宗之宿憤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師順天行誅元年僂惠琳暨闢錡季年梟元濟及師道其他或

折簡而召或執珪請覲獻其名城割其愛子不可遍舉豈有去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其報臣伏見元和初議遷廟之禮而史官侑中宗不得號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臣等切思此議實所未盡中宗朝自以政事多釁權移后妃所以未得稱為中興恐議者復以此為疑夫興業之與隆道事實不同漢光武再造邦家不失舊物晉元帝雖在江左亦能慕緒此乃王業中興可謂有功矣殷高宗躬行大孝求賢俾乂周宣王微而後興衰而復盛此乃王道中興可謂有

德矣故詩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又烝民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又江漢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又漢書宣帝贊曰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周宣並不得稱中興矣臣等伏思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平淮夷之叛復祖宗之土皆憲宗有之所謂隆道中興與殷高宗周宣王漢宣帝侔德矣臣等敢遵古典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百代不遷之廟上以昭陛下大孝之德廣貽謨之訓下以表臣等思古之憤

申欲報之誠如合聖心伏望令諸司清望官四品以上尚書兩省御史臺與禮官叅議聞奏謹錄奏聞會昌元年三月十一日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 中書侍郎平章事 奉宣卿等所論至好待續施行其表留中不出

宰相再議添徽號狀

右奉批出已蒙允許今欲頒下制命昭布萬方伏以軒屈崆峒克期姑射未有不心遊於至道而能功濟於生靈暨漢之文景尊奉黃老理致刑措時備大康

開元中玄宗經始清宮追尊玄祖闡繹道要遂臻治平六合晏然四十餘年今者陛下蹈軒后之靈蹤修開元之故事進道不貴於尺璧澄心已得於玄珠聖壽必過於殷宗景化方躋於漢代臣等所上徽號義雖盡美意有未周今謹上尊號為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所異冠皇王之高號盡臣子之至誠伏希聖慈容鑒丹懇謹錄奏聞伏俟敕旨樞密使稱中旨欲得有道字所以奏改

宣懿皇后祔陵廟狀第二第三狀附

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光陵同玄宮及不移福陵只祔

廟何者為便商量奏來右臣等伏以園寢已安神道貴靜光陵因山久固僅二十年福陵近又修崇足彰嚴奉合若再因合祔須啓二陵或慮聖靈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陰陽避忌亦有所疑不移福陵實合禮意伏以照臨在天光靈未遠合食清廟於禮無違足以申陛下大孝之心表先后昭配之德既遵舊典尤愜衆情臣等商量祔太廟不移福陵實為允便臣等不任感切之至

第二狀

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廟事令更審商量奏來右臣等

伏以陛下孝極因心感深追遠敬慎禮典發於至誠
臣等仰奉聖情旁詢物議經旬思慮敢不精詳並請
依前狀只祔太廟不奉陵寢實為合禮謹再奏狀以
聞謹奏

第三狀

宣懿皇太后祔廟事右臣等訪求典禮敢不詳慎伏
以太廟合食非臣子所議苟不由禮必為後代所譏
漢書云古人據正守順不敢私其君如此之難也臣
等若輕為獻議不守禮經非惟上負聖德固亦自貽
物論所以前者附欽義承慶口奏假以太皇太后之

意即於禮至順人無異詞制中云近因慶誕太皇太
后追感先帝久曠配食之禮便及先太后母德慈仁
合配先聖陛下祗承聖旨詔臣下行之於禮無違可
為後代之法若捨此商量便湏出於聖意降敕情禮
至重實難措詞伏望陛下察臣等愛君之心約臣等
秉禮之至特允所奏必合群情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請立昭武廟狀

孟州汜州縣高祖太宗塑像右汜水武牢關是太宗
擒世克寶建德之地關城東峰有二聖塑像在一堂
之內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於軒臺風

雲還疑於豐沛誠宜百代嚴奉萬邦所瞻西漢故事
祖宗嘗所行幸皆今郡國立廟今緣定覺寺例合毀
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峰改造一殿四面兼置
宮墻伏望號為昭武廟以昭聖祖武功之盛委孟懷
節度使差幹事判官一人勾當修造緣聖像彩色頗
已故暗望令李石於東都差揀絕好畫手就加嚴飾
初興功日望令東都差分司郎官一人薦告至功畢
日別差使展敬未審可否

奉宣今日以後百官不得於京城置廟狀

右伏見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
宮室為後又韋彤五禮精義對曰古之制廟必中門
之外吉凶大事皆告而行所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
今令城外置廟稍異禮文書於史策必虧聖政伏以
朱雀門至明德門凡有九坊其長興坊是皇城南第
三坊便有朝官私廟實則逼近宮闈自威遠軍向南
三坊俗稱園外地至閑僻人鮮經過於此置廟無所
妨礙臣等商量今日以後皇城南六坊內不得置私
廟其朱雀街緣是南郊御路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
及曲江側近亦不得置餘園外深僻坊並無所禁所
貴不違禮意感悅人心臣等頻奉聖旨有事許再三

論奏輒罄所見庶裨聰明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右今月十三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稱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嘗聞此說幸因聖慈下問輒敢覩縷而言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臣嘗以鮌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為黨舜禹則不為黨何者共工驩兜相與比周迭為掩蔽也如賢人君子則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

自大和以來風俗大壞今出於上非之者在下此弊不除無以理國常弘質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敢以事體聞奏昔匡衡云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也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靜矣今韋弘質受人教導輒獻封章則是賤人圖柄臣矣臣等又以蕭望之是漢朝名儒重德為御史大夫奏云今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不侍中御史中丞詰問又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書云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摠數職太宗云此人妄有毀謗止

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于嶺表又賈誼云人主之尊
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
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亦由將相重則君尊其
勢然也如宰相有奸謀隱隱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
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古者朝
廷之士尚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况韋弘質賤人豈得
以非所宜言上黷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大學諸
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皆是亂風俗深要
懲絕伏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遏
絕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銷臣等不勝感憤

常以勢力相高今侍講欲以奔走權勢之徒攫挐名
利之輩比方孔門上哲實罔聖聰臣未知元和以來
所謂黨者為國乎為身乎若以為國則隨會叔向汲
黯房玄齡之道可得行矣不必聚黨成群以臣觀之
今所謂黨者進則誣善蔽忠附下罔上歛歛相是態
不可容退則車馬馳驅唯務權勢聚於私室朝夜合
謀清美之官盡須其黨華要之選不在他人陰附者
羽翼自生中立者抑壓不進孔門顏冉豈有是哉陛
下以此察之則奸偽自見臣恐更有小人妄陳此說
輒舉事例庶裨聰明伏望陛下留臣此狀時賜覽閱

所異小臣瞽說免惑聖心臣不任懇激之至謹錄奏聞

論朝廷事體狀

右臣等每蒙延英召對獲聞聖言常欲朝廷尊臣下肅此則是陛下深究為理之本伏以管仲古之大賢明於理國其言可以為百代之法管仲云凡軍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明君察於理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又曰令雖在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擊於人也

志退而各自行已不可交以私是以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為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問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汲黯雖與公孫弘並進然庭詰云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為詐則知先發後繼不為黨矣國史稱太宗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杜如晦至竟以玄齡之策此又同心圖國不為黨也何者為黨漢書稱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黨東漢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漢朝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其甚也謂之鈎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

幸也魏朝何晏丁謚依附曹爽祖尚浮虛使有魏風俗由茲大壞此皆為朋黨也略舉數節以明其類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季路之不免子游識子張之未仁曾子罪卜商喪親無聞夫子罪宰我鑽燧為父惡既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為黨也班固稱周室既微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抵掌而游談者以四豪為併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此四豪者各有門客三千而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為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爵祿為貴四豪之門惟務譎詐

輒具聞奏伏望特賜省覽謹錄奏聞謹奏

李衛公文集卷第十

李衛公文集卷第十一

會昌一品制集

釐革故事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論時政記等狀

論九宮貴神壇狀

論九宮貴神合是大祠狀

論冬至歲朝賀狀

論復中書舍人故事狀

改單于大都護狀

論公主上表狀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右據大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曆二年昇門下中書侍郎為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備謹按左氏傳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則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後漢書張衡為侍中嘗居帷幄從容諷諫拾遺左右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况謇諤之地宜用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為從四品分為左右

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

御史中丞

右中丞為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常為憲臺之長今九寺少卿及秘書少監國子司業京兆少尹等並省寺之貳皆為四品惟御史中丞官業雖重品秩未崇望昇為從四品為大夫之貳令不隔品亦為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

以前臣等商量緣事關朝廷典制須行之可久必在博盡群議詢謀僉同望令兩省御史臺五

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太子太保太常卿參
議聞奏未審可否

論時政記等狀

右長壽二年宰臣姚璩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
述史官踈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
宰臣一人撰錄號為時政記厥後因循多闕紀述臣
等商量向後每坐日聖言如有慮及生靈事關興替
可昭示百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
教並請依國朝故事知印宰相撰錄連署名封印至
歲末送史館

起居注

右起居注比者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五年後猶
未送納者伏以每度延英奏事後向外傳說三事猶
兩事虛謬豈有起居注皆三二年後採於傳聞耳目
已隔固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望每季初即送納向
前一季文字與史館納訖具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
訖亦申報中書門下其起居改轉便望以注記遲速
為殿最如有軍一本有國字天政傳聞疑誤者仍許於政
事堂都見宰相等臨事酌量如事已施行非關幾密
者並一一向說所冀書事信實免有傳疑

修史體例

右臣等伏見近日實錄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事皆須衆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中之語向外何由得知或得於傳聞多出邪妄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後實錄中如有此類並請刊削更不得以此紀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議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固有懲責在藩鎮獻表者必有答詔居要官啓事者自合著明並當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案堂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無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

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爲信向後所載群臣奏議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首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矣

以前臣等伏見近日實錄事多紕繆若詳求據實須舉舊章謹件如前

論九宮貴神壇狀

右准天寶三載十月六日敕九宮貴神寶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冀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初節令中書門下攝祭者准禮九宮次昊天上帝

壇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幣璧類於天地神祇天寶三載十二月玄宗親祀乾元元年正月肅宗親祀伏以累年以來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請誠敬稍虧今屬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祭日差宰臣一人祈請向後四時祭並差僕射少卿尚書等官所冀稍重其事以申嚴敬臣等去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狀奉聖旨令檢舊儀進來者今欲及祭時伏望令有司崇飾舊壇務於嚴潔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九宮貴神

右既經兩朝親祀必是祈請有徵伏以自大和以來

水旱愆候陛下常憂稼穡每念蒸人臣等所以上副聖心以修墜禮伏見大和三年禮官御史等狀或言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祀又云太一天一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竊觀其意皆是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地曾不知統而言之則爲天地而在天成象自有尊卑謹按後魏五均志大辰第二星盛而常明者爲天皇露寢大帝常居始由道粵而陳變通之迹又天皇大帝其精耀魄寶蓋萬神之秘圖與河洛之命紀皆稟焉此則上帝是星之明據也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

天極微明而有常則陰陽序而大運興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微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道平又北斗有權衡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間所以財成天工輔相神道也若一槩以列宿論之實為乖謬又按漢書天神貴者天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則列於祀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為大祀則太一豈宜降禮稍重其祀固為得所劉向言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以劉向博通尚難改作况臣等學不究於天人禮尤懵於祀典妄為參

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太常卿與禮官詳定庶獲明據

太常卿等奏議合為大祀

論冬至歲朝賀

右伏以近例其日若遇有敕權停朝賀惟詣興慶宮賀太皇太后義安太后積善太后不詣闕庭恐乖嚴敬臣子之禮實不違安臣等商量向後冬至歲如遇有敕權停朝賀者其日中書門下與百寮先詣東上閣門拜表稱慶望內降高品宣答百寮受宣畢然後赴興慶宮庶為得禮仍望永為常式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請復中書舍人故事

右以見天寶以前中書舍人六員除幾密遷授之外其他政事皆得商量宰臣姚崇奏云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仰使雷同情有不盡臣既是官長望於狀後略言事理優劣奏聞進止自艱難以來務從權便政頗去於臺閣事多系於軍期決遣萬機專在宰弼伏以陛下神武功成昧旦思理精覈庶政在廣詢謀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前漢魏相好觀故事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臣等商量

今日以後除幾密及諸鎮奏請戎事有司支遺錢穀等外其他臺閣常務關於公葦州縣奏請系於典章及刑獄等並令中書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詳其可否聞奏

議禮法等大事

右按史記仲尼在位獄訟之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伏以漢魏以來朝廷大政必令公卿奏議講求理道博盡群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著在史策粲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群情凝滯者各望令本司申尚書都省下禮官學官詳議意見不同

者任為別狀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郎以下詳具可否聞奏如郎吏有能駁難者皆許上聞並須先據經義其次取正史策故事不得自為意見言涉浮華如禮官學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者向後擢授臺省官郎吏別與遷擢所異漢魏之風復行今日

以前臣等今日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奉聖旨令條流將狀來者謹具如前

請改單于大都護狀

右訪聞塞北諸蕃皆云振武是單于故地不可存其名號以啓戎心臣等謹詳國史武德平突厥後於振

武置雲州都督麟德三年改為單于大都督聖曆元年改為安北都護開元八年復為單于都護其安北都護本在天德自貞觀二十一年以來移在甘州遷徙不定今單于都護望改為安北都護如此制置稍循故事未審可否

公主上表

右臣等伏見公主上表稱妾李者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稱家人之稱亦要別嫌因循舊章恐未為得臣等商量今日以後公主上表從大長公主以下並望令稱某邑公主第幾女上表仍不令稱族所冀臣子

之道因此正名郡主縣主亦望准此未審狀不出

李衛公文集卷第十一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二

會昌一品制集

雜狀

論儀鳳以後大臣褒贈狀

論社元穎追贈二狀

論吐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狀

論救楊嗣復等三狀

奏張仲武寄回鶻生口駝馬狀

薦胡震狀

論河東等道加俸結狀

論淮南五道置遊弈船狀

論兩京及諸道悲田坊狀
論儀鳳以後大臣褒贈狀

故中書令郝處俊

右儀鳳元年八月高宗將傳位於天后處俊對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非天皇之天下也天皇只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天后其事遂止處俊後子孫為酷吏所害

故文昌右相岑長倩

右天授初鳳閣舍人張嘉福與王慶之等率數百人連名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長倩與地官尚書

格輔元竟不署名以中宗在東宮不可更立武承嗣言詞切直仍責上書者遣散為承嗣所害

故御史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格輔元

右張嘉福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天后問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為武承嗣所害

故右衛將軍李安靖

右天授年王公百僚皆勸革命安靖獨義形於色及被收下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靖謂曰以我是唐家老臣須殺任殺若問其謀反實無可對為俊臣所害故贈越州都督徐有功

右當天后革命之初宗室英賢將相舊老忠於國者
相繼受誅徐有功自司刑丞累遷至司刑少卿數議
大獄務在平恕凡所濟活者數百家前後奏雪枉破
家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兼明玄宗外祖母龐氏
之寃開元中贈越州都督就第吊祭贈物三百段一
于官

兼明一作兼靈
就第一作就家

以前臣等伏見元和以來褚遂良狄仁傑張東
之等子孫累有恩制授惟此數家未蒙甄錄望
各訪求子孫承嫡者特授一官如先未有謚者
各令有司定謚如無子孫特與追贈所貴百代

之下再振清風海內忠良無不感厲未審可否
吏部狀准制請復舊官爵

故循州司馬杜元穎二狀

右臣等商量杜元穎雖失於馭遠致蠻寇內侵然握
節嬰城舍生取義圍解之後懲貶不輕但以蠻夷之
情不可開縱若為之報怨以快其心則是不貴王臣
取笑戎狄漢景所以聞鄧公之說恨鼂錯之誅元穎
長慶之初首居宰弼潔廉畏法忠蓋小心雖無光赫
之名頗著直清之稱既逢昌運合與申寃望却還舊
官階等仍追贈右僕射未審可不

第二狀奉 宣令更商量奏來者

右臣等商量比聞外議皆以元穎不能綏撫南蠻又無備禦責此二事以爲愆尤臣等究其情由實有本末緣韋臯父在西蜀自固兵權邀結南蠻爲其外援親昵信任事同一家此時亭障不修邊防罷誓若後人加置一卒繕理一城必有異詞便乖隣好自武元衡以後三十餘年戎備落然不可獨責元穎蠻退後京城傳說驅掠五萬餘人音樂伎巧無不蕩盡緣郭釗無政都不勘尋臣德裕到鎮後差官於蠻經歷州縣一一勘尋皆得來名具在案牘蠻共掠九千人成

都郭下成都華陽兩縣只有八十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錦錦雜劇丈夫兩人醫眼太秦僧一人餘並是尋常百姓並非工巧其八千九百餘人皆是黎雅州百姓半雜獠僚臣德裕到鎮後移牒索得三千三百人兩番送到與監軍使於龍興大慈寺點閱並是南界蠻僚有實緣朝廷寵待如舊從此蠻心益驕今西川節將惟務姑息臣等所以薄元穎之過謂合追榮頻承顧問不敢不縷悉聞奏况元穎歿後五經大赦下位卑官皆得追復官爵倘聖旨以贈典爲優望只准赦文却還舊爵其贈官落下未審可否

論大和五年八月將故維州城歸降准詔却
執送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謀狀

右臣頃蒙先朝授劔南西川節度使其悉怛謀雖是
吐蕃酋長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當道臣差行維
州刺史虞藏儉便領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
驚喜其時與臣仇者望風疾臣遽與疑言上調宸聽
以爲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爲詞侵犯郊
境遂詔臣却還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
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于杜郵致禍陳湯
見按是爲郵支執仇感歎前事媿心終日今者幸逢

英主忝被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
絕頂三面臨江在戎瀘平川之衝是漢地入邊之路
初河隴盡沒唯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
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而入遂爲
所滅號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
憑陵近甸盱食累朝貞元中韋臯以經略河湟此城
爲始盡銳萬旅急攻數年吐蕃愛惜既甚遣其舅論
莽熱來救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徑屈蟠猛
士多麋於礮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
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

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之以
須俟奏報貴探情偽其悉但謀等尋帥城兵并州印
甲伏塞途相繼空壘來歸臣即大出牙兵受其降禮
南蠻在列莫敢仰視况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
名都成虛語諸羗久苦番中徵役願作王人自維州
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
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
收千餘里舊地臣見此有莫大之利為恢復之機所
以面許奏聞各加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顯侯朝旨
且吐蕃維州未降以前一年猶圍逼魯州以此言之

豈守盟約况臣未嘗用兵政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
議之人豈思事實大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
邊皆須數歲聚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人疆自
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復怨鼓此游詞臣受降
之初指天為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弃信累表陳
論乞垂矜全荅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被三木輿
於竹畚及將即路冤叫嗚呼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
部送者更遭蕃帥譏誚云既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却
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残忍用固携離至乃
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

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伏惟仁聖文武至誠大孝皇帝陛下振睿聖之宏圖得懷徠之上策故南蠻申請朝之願北虜效款塞之誠臣實痛惜悉怛謀等舉城向化解辯歸義而未加昆邪之爵不賞庶其之功翻以忠受屠為仇讎所快身遭此酷

名又不彰職由愚臣陷此非罪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臣所以具陳根本不憚繁細冀蒙睿鑒追獎忠魂伏乞宣付中書各加褒贈冀華夷感德幽顯伸冤警既往之倖心激將來之峻節臣德裕無任懇願之

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救揚嗣復李珣陳夷直三狀

右臣等聞向外傳說紛然陛下皆遣中使未測其由臣等相顧憂惶不知死所嗣復等所涉論實負聖明臣等所以顯書其罪不為未減只望止於竄逐用戒群邪古人稱刑人於市與衆共弃陛下若以嗣復等罪狀必不可容伏望且降使臣就彼鞫問待得其罪顯戮不遲如便遣使必貽後悔文宗只緣貶宋申錫更不按問至今人以為寃臣等於嗣復等實無情故所利者宗社所惜者聖明不欲令一事駭聽失天下

之望若使四方將相或以此為詞臣等避罪不言無以塞責伏望陛下特回宸慮下納愚忠臣等餘年方敢自保陛下若以臣等事君不盡情涉容奸先罪臣等實所甘分輒陳肝血不避嚴誅不任懇切兢皇之至謹俯伏待罪望速降敕旨

第二狀

右臣等適以有狀論奏未奉聖旨今向外之心驚駭不知所為臣等若苟務偷安不更冒死陳奏必恐旬月之後人情皆以為寃陛下此時追悔無及臣等昨者商量之初只以嗣復等所涉議論不可令在藩鎮

止於貶責足以塞辜如更過於此實搖動天下之心必損聖明之德如以臣等情涉顧望伏望先罪責臣實所甘分臣等專在中書伏望特開延英賜對得面陳肝血死無所恨

第三狀

右臣等適再已陳奏未奉聖旨伏見貞元初宰相劉晏緣德宗在東宮時涉動搖之論竟以此生死旋則朝廷中外皆以為寃兩河不臣之地悉亡恐懼德宗尋亦追悔宮其子孫近則宋申錫涉交通藩邸貶官文宗尋又追悔至于流涕如嗣復等螻蟻之命至細

至微特賜矜全必彰聖德天下臣子孰不上感天慈
不爾恐四海人情自此憂懼臣等亦兢危不暇無以
裨助聖明伏望特開延英賜臣等面陳血誠以安中
外如蒙聖慈納臣等愚懇伏望更重貶官所冀人心
允愜

張仲武寄回鵲生口馳馬與臣等

右臣等舊讀實錄不至遺忘伏思累聖以來未有此
例謹案左傳諸侯不相遺俘昔魯受齊俘見機左氏
諸侯尚為非禮況在台臣臣等忝備鈞衡須謹繩墨
若苟安私遺不守舊章則何以上戴聖君儀刑百辟

伏望聖恩盡許却還從此便為故事仍望許同與一
書報答令其深諭國體其書草續撰進上以聞

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

右胡震博通六經華皓一志家在海郡筋力未衰臣
童幼之時於震授業豈謂年逾四紀位列三公雖自
君恩亦因儒訓臣伏以元和二年前揚州士曹叅軍
薛玄造緣與臣亡父授經具表論薦憲宗授越州諸
暨縣令臣幸因家門舊事輒敢薦聞伏希聖慈特受
浙東管內一官所冀臣報其舊恩獲繼先志既顯華
門之士實為儒者之榮臣不任懇款兢皇之至謹錄

奏聞伏聽敕旨

奉宣卿官至將相不忘本師朕深所嘉歎宜依所奏

論河東等道比遠官加給俸料狀

右河東等道或興王舊邦或陪京近地州縣之職人合樂為只緣俸祿寡薄官同比遠元和六年閏十二月十二日及元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敕河中鳳翔鄜坊邠州易定等道令戶部加給俸料錢共當六萬二千五百貫吏曹出得平留官數百員時議以為至當自後訪聞戶部所給零碎兼不及時觀察使以

為虛折皆別將破用徒有加給不及官人近地好官依前比遠伏望今日以後戶部却與實物仍及時支遣諸道並委觀察判官專判此案隨月加給官人不得別將破用如有違越觀察判官遠貶觀察使奏取進止又選人官成後皆於城中舉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其今年河東隴州鄜坊邠州新授比遠官等望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借兩月加給料錢至支給時除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貴清廉

請淮南等五道置遊弈船狀

淮南

緣疆界闊遠請
令出三百人

浙西宣歙江西鄂岳

各出二百人

右訪聞自有還僧以來江西劫殺比常年尤甚自上元至宣池地界商旅絕行緣所在長吏掩閉道路頗甚怨嗟望每道令揀前件人解弓弩及諸江路者每一百人置遊弈將一人須清白強幹稍有見會者充如法造游弈船五十隻一百人分為兩番長須在江路來往淮南遊弈至池州界首浙西游弈至宣州界首江西遊弈至鄂州界首常須每月一度於界首交牌各知界內平安申報本使其下番人便於沿江要害處置營不得抽歸使下其糧督春冬衣仰使司

差人就營所支給如三度以下擒捉得賊委使司超與職名其官健以下便以賊贓物賞給務令優厚如兩度有賊不覺察遊弈將科責差替如容縱賊盜不問有賊無賊並委本道差人所在集衆決殺如賊大段巢穴去處仰數道計會一時掩捉倘去根本軍將授官酬賞所貴隣接之地同力叶心江路盜賊因此斷絕臣等今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蒙聖恩允許未審可否

論兩京及諸道悲田坊

右郵貧寬疾著於周典無告常餼存於王制國家立

悲田養病置使專知開元五年宰臣宋璟蘇頌奏所稱悲田乃閑釋教此是僧尼職掌不合定使專知請令京兆按此分付其家玄宗不許至二十二年十月斷京城乞兒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錢收利以給之今緣諸道僧尼盡以還俗悲田坊無人主領必恐病貧無告轉致困窮臣等商量緣悲田出於釋教並望更為養病坊其兩京及諸州各於子錄事耆壽中揀一人有名行謹信為鄉閭所稱者專令勾當其兩京望給寺田十頃大州鎮望給田七頃其他諸州望委觀察使量貧病多少給田五頃三二頃以充粥飯如

州鎮有羨餘官錢量與置本收利最為穩便若可如此方圓不在更給田之限各委長吏處置訖聞奏



